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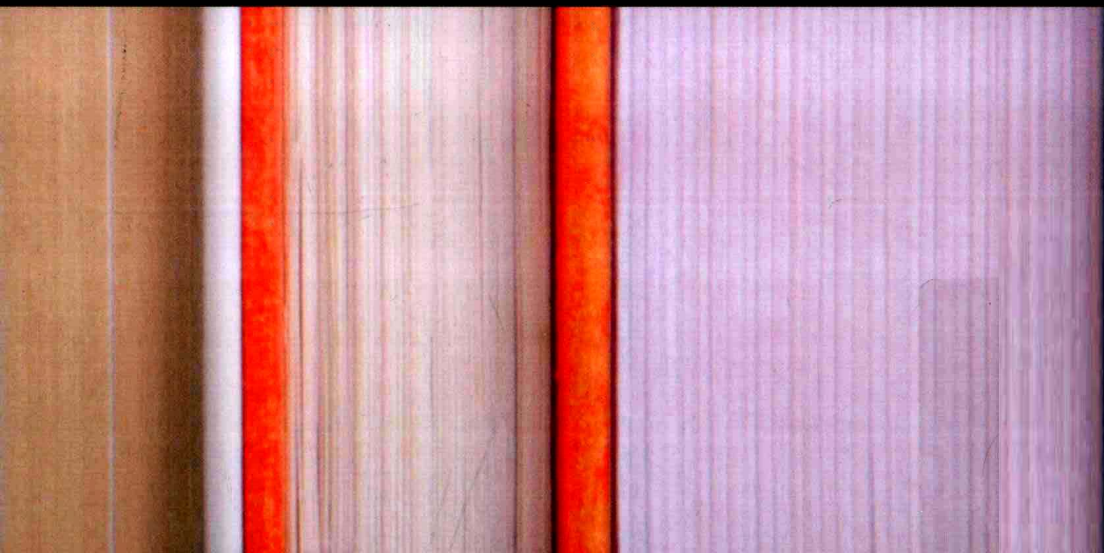
夏曼

徐國能 吳明益 王盛弘 鍾怡雯 宇文正 呂政達 張小虹 蔡珠兒 簡嫻 張曼娟 王浩威 莊裕安 韓良露 廖鴻基 藍波安 劉克襄 龔鵬程 周芬伶 林清玄 林文義 舒國治 凌拂 龍應台 王溢嘉 阿盛 廖玉蕙 邱坤良 顏崑陽 蔣勳 奚淞

散文 30 家

下

主編 阿盛



臺灣文學 30 年 菁英選

散文 30 家

下

主編

阿
盛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台灣文學30年菁英選1978~2008

散文三十家（下）

Chiu Ko Anthology of
Taiwanese Literature, 1978-2008
Prose

總策劃：李瑞騰

編輯委員：白靈、陳義芝、阿盛、蔡素芬、李瑞騰、陳素芳

主編：阿盛

發行人：蔡文甫

發行所：九歌出版社有限公司

台北市八德路3段12巷57弄40號

電話／02-25776564・傳真／02-25789205

郵政劃撥／0112295-1

九歌文學網：www.chiuko.com.tw

登記證：行政院新聞局版台業字第1738號

印刷所：晨捷印製股份有限公司

法律顧問：龍躍天律師・蕭雄淋律師・董安丹律師

初版：2008（民國97）年6月10日

定價：平裝300元

精裝400元

（平裝）ISBN：978-957-444-502-8

Printed in Taiwan

（精裝）ISBN：978-957-444-501-1

書號：K0035

（缺頁、破損或裝訂錯誤，請寄回本公司更換）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散文30家：台灣文學三十年菁英選.1978-2008／
阿盛主編．— 初版．—台北市：九歌，民97.06
冊；公分．—(台灣文學30年菁英選；2-3)

ISBN 978-957-444-500-4 (上冊：平裝)

ISBN 978-957-444-499-1 (上冊：精裝)

ISBN 978-957-444-502-8 (下冊：平裝)

ISBN 978-957-444-501-1 (下冊：精裝)

855

97006297

目錄

編輯體例

001 文學民主的實踐（總序） 李瑞騰

007 胸中自有千里千山千水（主編序） 阿盛

上冊

016 奚 淞（九四七） 母親的兒時、昨夜夢落花

036 蔣 勳（九四七） 甕、肉身覺醒

058 顏崑陽（九四八） 歸、山鬼戀

074

邱坤良

(一九四九——)

南方澳大戲院興亡史、再見巴黎

102

廖玉蕙

(一九五〇——)

粗糲了的溫柔、陪你一起找羅馬

122

阿盛

(一九五〇——)

十殿閻君、夜燕相思燈

142

王溢嘉

(一九五〇——)

一個失眠者的閱讀、我們的車站

150

龍應台

(一九五二——)

在紫藤廬和星巴克之間、人生詰問

168

凌拂

(一九九〇——)

野地中的蓬勃寓所、寬容的等待

190

舒國治（一九五二—）

功課、倘若老來，在京都

204

林文義（一九五〇—）

童年照相簿、秋葉雨

216

林清玄（一九五三—）

生命的接棒、蜉蝣抒情

226

周芬伶（一九五九—）

汝身、美髮阿修羅

242

龔鵬程（一九五六—）

失鄉、旅行者的美德

268

劉克襄（一九五七—）

蕨路、走訪鯨群的發祥地

282 夏曼·藍波安 (一九五七——) 黑潮の親子舟、大魴魚

304 廖鴻基 (一九五七——) 阿嬤、血脈裡的海水

332 韓良露 (一九五八——) 灶神在家的滋味、理想的酒館

344 莊裕安 (一九五九——) 腹筍鼓鼓一尾條蟲、鳳梨目毛衣女王

356 王浩威 (一九六〇——) 陌生的方向、沒有成長的年代

372

張曼娟

(一九八二)

一場筵席、那夜星月都沉滅

388

簡 嫻

(一九八二)

貼身暗影、小徑

408

蔡珠兒

(一九八二)

星期天在法蘭度、女人狗肉

422

張小虹

(一九八二)

恍若隔世、抑鬱書寫

434

呂政達

(一九八二)

諸神的黃昏、王子先回家

446

宇文正

(一九八四)

那房子，那時光、水兵領洋裝

458

鍾怡雯

(一九六九——)

豹走、蟲幻

478

王盛弘

(一九七——)

K、夜遊神

498

吳明益

(一九七——)

忘川、海的聲音為什麼那麼大？

516

徐國能

(一九七——)

毒、沒人借我彩色筆

夏曼·藍波安

(一九五七——)

「不想背負漢化的汙名」，這樣的宣示，經常出現在夏曼·藍波安的作品中。那可能是覺悟後的斷然選擇，也可能是骨子裡原初的尊嚴認知。

甫在文壇出現時，夏曼·藍波安立即受到高度注意，他的達悟人身分，固然多少令人好奇，但真正獲肯定的是他的文筆鮮活、題材特殊。他深愛著海洋，作品中時時透露出對海洋的依戀，思考自身民族與海洋的關係，將領悟感受化為一篇篇文章，這個「海洋之子」愛海是無悔的，他如此說：「海，真的很美很美。墨藍的海隱藏好多好多的生命，如今她已深深吸引著我。在墨藍的海裡，我挫折，我成長，我怯懦，我堅強。」



在散文作品中，夏曼的獨特思想都有明白而充足的顯現。他使用漢族文字，思維則源於自身傳統，漢文字只是他的表達工具，運用這工具，他精準而誠懇的刻畫出達悟人的觀念、傳說，穩健有力的宣示海洋民族的自信自覺，有時亦自嘲自剖，諧謔處令人莞爾，喟嘆處則令人動容。

夏曼·藍波安，淡江大學法文系畢業，曾任原住民權利促進會執行委員、計程車司機、中小學代課教師、蘭嶼公共事務促進會創始會長。現為成功大學台文所博士生並兼任講師，且從事寫作、潛水、射魚、海底世界之導遊及海底生態維護之宣導。曾獲吳濁流文學獎。著有散文集《冷海情深》、《海浪的記憶》、《黑色的翅膀》、《航海家的臉》，及小說、論述等。

黑潮の親子舟

一九九〇年十月某日

夜，輕輕的把雅美人的島嶼鋪上了數層黑色的紗簾，天空的烏雲滴下了細細的雨絲，隨著秋風的吹拂斜斜的，不規律的落下。

雅瑪、依那（乃雅美語的父親、母親）國宅裡，因常年累月的使用柴薪炊火，潔白的牆成了黑色，就連唯一的日光燈管亦變了黑的。雅瑪輕輕的向內移開破舊的門。「唉！外面下著雨……」把背慢慢地靠在他膚色同程度黑的牆，深深的吸了一口菸。眼神、臉部的表情看不出是喜還是憂，此對上了年紀的雅美人而言，似乎都有如斯相同的「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宿命氣質。雖說如此，但他們是何等的堅強，不曾為寒苦的生活向人低頭，就是生重病，命即將結束的那前些天也必須要勞動。肯定的是，父親勞動時光絕對還有好幾年。他喜悅的是，他終於等到我和他共同造舟，教育我如何選擇材質、如何祝福山林的神祇……等。雅瑪真的是在期待我學習傳統的或是古老的生存技藝。父親常言：「你拋棄族人的傳統工作是我這個父親一生最深、最大的恥辱。」

他吐出一大口的煙霧，小聲地哼他自創的詩。

他憂慮的自問，不知道孫子的父親願不願意和我上山砍柴造舟？況且孫子們急需用錢買奶粉吃，他們需要錢？他們需要造舟？感傷的又哼了他的歌：

年少自傲的像我

頂著灼熱的烈光

往返大、小蘭嶼……

「又不是只有你一個雅美人頂過烈日的陽光，幹嘛唱那麼驕傲的歌……」依那聽不順耳那麼美的歌詞而諷刺的說。外頭烏雲滿天，看不見月光。父親背著牆，雙掌在日光燈下攤開，數了一數日子，認為今天是吉利的夜晚，可以和孫子的父親談談造舟的事情，雅瑪這樣的思想。

機車的噪音破壞了村子寧靜的夜晚，於是早早的把引擎熄掉。我好那吃懶動的狗，今日的夜晚牠勤快的頂著雨絲在外頭等我捉魚回來，而牠的叫聲把父親引出屋外淋雨。「孫子的父親，今晚以後別再單獨一人潛水打魚，現在的魔鬼比我那個時代壞上千倍。」

「雅瑪，我每次潛水以前都會在岸上留兩根的長菸，求我們魔鬼的親戚保佑我的。」我和藹的回答父親的話。

「自從漢人來了之後，有很多的數不清的，還有日本的惡靈都住我們的島嶼，真正會拿人命的是那些外來的惡靈，所以潛水在晚上不得不小心呀，孫子的父親。」依那重申說。

都是魔鬼，動不動就說魔鬼，我心中裡沒有魔鬼，這下子也被說的有些害怕了。心裡頭頂是不高興的。「哇！好多的魚！」我那微胖的女人很興奮的說。當然我的父母親嘴裡說著魔鬼，但吃在胃裡的新鮮是讓他們欣慰無限的。

夜半，夜依舊飄著雨絲，秋風的夜與雨是最令我喜愛，瞪著路燈照射所及的範圍，雨真是美極了。手中捧著大碗的新鮮魚湯，細心的品嚐自己勞動的成果，看著孩子們在床上橫七斜八的沉睡，想想，我還真有點像父親的樣子。不一會兒，父親雙唇銜著一根菸走到屋外的涼台上，說道：「我等了好多年了，你願和我共同造舟嗎？飛魚季節就要來臨了，沒有船的家庭，等於沒有男人的家。」

「你還有勞動的體力上山伐木嗎？」我試探的問。

在黑夜裡似乎看到了父親的笑容，好像在嘲笑我說錯話。秋風帶來的夜風是帶著少許的寒氣，七十四歲了，在這樣的夜晚仍光著上身，真的很不錯的父親。

「既然敢跟你說要造舟，我就有把握爬山、砍伐樹木；反之，我是怕你不跟我學習造舟的技巧。」父親說著。

的確，把一棵樹削成三、四公分寬的木塊不是一件易事。況且木塊還是有曲線的，而要在山上完成木塊的雛型，除了技巧外，更重要的是胳膊是否有力道。至於我，是否比父親有力，誠如他所言的：「外表看來，你是比我結實有力，但在我像你這樣的年紀，你是差得遠呢，孩子。再說，砍樹不全是靠力道，而是依賴用斧的技巧……」

「如果你還有體力的話，我們就合造一條船罷。」我說。

「不是我有沒有體力的問題，而是沒有船的男人能算雅美的男人？」接著又說。

「眼看你就要變成台灣人了，別人若說我的兒子是被漢化的雅美人的話，我是生不如死的。」

雅瑪是很傳統的人，也是很有個性的，他拒絕食用沙拉油炒過的任何一樣菜，他的上乘食物即是新鮮魚。其實，我回到家鄉定居最渴望的一件事便是和父親造船，如今他反而先提議，我心裡頭卻是有說不出的喜悅。

「夜已經很深了，你打魚也累了，許許多多的事待我們上山的時候，再慢慢教導你。」

父親進屋之後，依那問起父親說：「孫子的爸爸在台灣十多年，他行嗎？」

「不行也得行啊，他又不是漢人，用錢向別人買魚是最沒有用的男人……。」

「沒錯，不過孫子的父親會有那個體力，存有那顆心學習造船嗎？」沒有噪音的夜晚，依那的話再怎麼小聲，我依然聽得一清二楚。確實，有很多青年族人在台灣流浪多年後，在回鄉省親的三、四天裡，長輩們在他身上聞到的盡是胭脂粉味、古龍水以及濃濃的酒氣味，而沒有一滴海水的魚腥味。母親如此質疑我的能力，不是因為我染上以上的惡習，而是我在她眼中是漢人的體能非雅美人的肌肉，遠離樹木的、沒有土壤味的人。依那的這幾句話，證明了自己在他們的心中没有傳統勞動地位的新人類。